

全華叢書



四教章

學文則窮物理知古今以爲自脩之基故以文爲先
既學文則當反之於身而脩行故行次之脩行當
以忠信爲主忠是發於心處信是接物處故忠又
先而信又次之注存忠信存以心言又曰忠信本
也是忠信又爲學文脩行之本也
聖人不得見章

聖人——君子

善人

有恒

此章得張宣公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以質言
 兩語方看得入但本文兩云吾不得而見得見斯
 可矣言雖同而意則不同蓋自君子進而不止則
 可至聖人有恒者則不可進於善人也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此善人之正訓是資質一時生定非積
 累至者若善人肯學即至君子有恒者能學亦可

至君子只截斷此四句看固是夫子歎世衰無聖人善人而君子有恒者亦少然後三句雖說無恒者情狀卻正是教人學有恒之方欲爲君子先須有恒方可若能反是三者則爲有恒矣此三者於學問事爲處家皆包得盡

有恒固言資質但學者當先學有恒然後可至君子此與有子言孝弟爲仁意同

無絕無也虛未滿之意無而爲有謂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虛而爲盈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此二者

謂學之所到事之所能而言約而爲泰則論貧富
貴賤之事

不知而作章

世蓋有不知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則無是也我惟於
古人之言行多博其聞擇其善者從而行之蓋多
聞則非不知擇善而從則非妄作矣此句正反上
兩句而言之然又自謙以爲於理未能盡知所以
下文言曰我於今人之言行多博其見而善惡皆
記於心以備參考雖未足爲知之明是亦知之次

也蓋古人言行事跡善惡已彰人可擇而從之今
人言行未可定其善惡故惟記之耳此謙而又謙
之言也

司敗問章

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於上如
春秋所書仲子伯姬詩所謂孟姜之類子是宋姓
姬是魯姓姜是齊姓伯仲孟長幼之序仲子宋女
伯姬魯女孟姜齊女也同姓爲婚姻與禽獸無異
春秋之時同姓之國雖多婚姻之道皆不通吳之

祖太伯文王之伯父也魯之祖周公文王之子也
吳魯無婚姻之禮昭公違禮取之卻諱取同姓之
罪字之曰孟子欲使人把作宋女看欲掩其惡

古者有姓有氏帝王則自著姓如伏羲風姓神農姜
姓之類人有功德者天子則賜之姓如黃帝之子
得姓者十四人又如堯賜太岳之姓爲姜之類是
也賜姓之外則爲氏氏又名曰族或以祖父之字
如春秋公子展之後爲展氏子國之後爲國氏之
類或以祖父之諡如文王之支孫稱文氏魯叔孫

宣伯之後爲宣氏之類或以祖父之官如司馬司
空倉氏庫氏之類後又或以國如周魯齊陳許趙
之類是也鄭夾漈推姓氏之由有數十端然今何
者爲姓何者爲氏分曉者固易知亦難盡辨凡出
於古帝王之後有姓無氏如上說風姓姜姓之類
是也若其餘有氏則又有元姓且如春秋時同姓
之國如周魯衛鄭邢茅蔣胙諸氏皆姬姓又如魯
之公族大夫以諡以字以官者亦皆姬姓以此類
推之須要考究其原方見各人姓氏分曉秦漢以

後姓氏多亂皆不可分別漢有功者多賜姓劉唐
有功者多賜姓李都是把別姓氏硬扭作劉李去
數世後不辨真偽又如匈奴以漢外家姓劉亦冒
姓劉此等尤難理會

文吾猶人章

文猶文章威儀文辭皆是得是有得於己文固亦君
子之事乃發於外者故曰莫吾猶人也若躬行者
必心有所得乃可成君子故曰全未有得

若聖章

集注博施章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言仁是天理至善上謂全體之仁下謂隨事之仁也聖則行仁至於極無一事之非仁妙而不測之謂也此章曰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大而化之卽聖之地也心德之全人道之備卽全體之仁也朱子云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是合說金先生云聖言德仁言及物聖人言爲之不厭卽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卽及人之仁此是開說如此更覺易見

奢不孫章

不孫者殺身亡國之由固不過爲人所鄙而已故不

孫寧固

子溫而厲章

常人之容溫和則不嚴厲嚴厲則少溫和無威者失
之易有威者或大過而至於猛好禮者不能恭能
恭者又或出於勉強聖人中和氣象故全備

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察之猶淺言之尙
畧此章察之深言之備

集注人之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所賦鮮有不備此言
眾人謂人性本皆全善爲氣質不適中而偏故性
爲所蔽亦偏其見於容貌之間者必不得剛柔之
中全體渾然應德性本備句陰陽合德反氣質有
偏句全體渾然雖言德性然謂之渾然則是德性
未嘗少爲氣質所蔽陰陽合德則陰陽二者皆停
當和平畧無過不及之偏是又見渾然意象矣此
是就聖人所稟氣質言故著合德字此德字只就
陰陽說非言性也中和之氣是關渾然合德說惟

其渾然合德故其氣見於外者自然中正和平經
言六者是三等中和之氣蓋親炙聖人者始見粹
然而溫卻有威可畏而又一於恭詳而審之則溫
中有嚴厲不全於和雖威又不太猛使人懼懾恭
皆出於自然絕無勉強合而觀之豈非中和之氣
出於渾然合德者邪

温
陽之和
陰之柔

而

厲

威

而

蠢

恭

而

安

陰之嚴
陽之剛
陽之震
陰之慘

陽根陰

合德
圖

陰之順
陽之舒
陽之主
陰之肅

陰根陽

陰之定
陽之健

陳北溪曰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似有合未知所卻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爲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温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温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

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王泰伯第八

泰伯章

詩言太王實始翦商其意以爲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非必謂太王卽有滅商之謀也蓋古公之遷邠人從之如歸市而吳越春秋云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仿

佛帝舜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有不可遏者但
 古公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末年不久而高宗立傅
 說為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
 甲二十八祀文王生

皇王大紀祖甲三十一年文

王生以文王沒之年考之非是

書稱祖甲不義惟

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
 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
 遷岐至文王生之年已九十七年古公壽百二十
 歲後不知的於何年卒計在文王生一二年之後

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
自而生邪文王生有聖瑞故古公曰我後世當有
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欲立季厯以傳昌乃亡史
之可見者如此蓋古公但言興者其在昌未見有
翦商之意觀之欲立季厯之言則亦未嘗明言立
季厯所謂知正於其在昌乎一言知其意爾其讓
國也固爲至德而季厯之後世遂有天下天命旣
欲興周其始也非季厯則國固太伯之國而太伯
之後有周矣故曰以天下讓夫子就成事上論其

讓也止讓國而非天下故民無得而稱惟太王始
不明言立季歷乃太伯因其在昌一言暗知太王
之意託採藥而去亦無讓國之迹所以民尤無得
而稱所以爲德之至也王文憲謂集注朱子因舊
傳修入未及改

啟手足章

此章作兩節看啟手足是一節是以已然者示門人
其平生孝謹之成效也下二節言致謹之方只是
戰戰兢兢句上是其平日惓惓於此未嘗少懈如

臨深履薄言恐懼戒謹之狀也

孟敬子問疾章

動容貌便當遠去暴慢不麤厲當文雅不放肆當矜
莊正顏色便當近於信不可色厲而內荏出言語
聲氣便當遠去凡陋與背理者工夫全在遠近二
字上

集注曾子工夫在動正出之先蓋平日敬義工夫純
熟至動正出時自然有此效驗則工夫意在道字
上朱子以操存二字上承曾子之旨以省察二字

使用之於動正出之際是工夫在斯字上金先生
謂此是成德之事恐非敬子所及以曾子語意工
夫只在遠近字上使只就地頭做工夫必欲其遠
之近之如此則下學亦有入頭處久而至於曾子
地位

程子暴慢斯遠一句倒說下近信遠鄙倍二句順說
當思所以異

問不能章

能不能以事爲言多寡以明理言

謂彼之不能固不如我之能而彼有一能乃我之所
未能者彼之寡聞固不如我之多聞而彼有少聞
適我之未聞者故問之

天下事理無窮顏子雖亞聖亦有未盡知未盡能者
故每問於人能與多聞顏子學問之積問不能問
寡謂或有事理顏子所未知所未能人或知之能
之則必下問爲己益但就他人一件長處請問不
必論此人他事皆不如我

此章兩節皆就己接人上說上節主於問下節主於

不校集注以唯知義理無窮一句總上節而謝氏亦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若無實若虛是其見義理之無窮所以問也謝氏又以非幾於無我者不能總兩節則皆是接人意有若無應能問不能一句實若虛應多問寡一句

唯知義理無窮智也不見物我有間仁也言顏子體乎仁智

託孤章

八七尺成人六尺言幼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百里

言諸侯之國託孤謂輔幼君寄命謂君諒陰而臣
攝國政分而言之爲二事說亦可謂輔幼君則扶
植至成人終定其位如霍光之輔漢昭帝攝國政
則百官總己以聽國治民安如伊尹之相太甲總
作一事說亦可謂君幼而攝國政如周公之相成
王也看人所遇之時如何緊要在節不可奪上

宏毅章

宏——任重——仁爲己任
毅——道遠——死而後已

宏

寬 廣

橫說

毅

強 忍

豎說

興於詩章

集注詩本性情謂詩本出人性情之自然蓋心之聲
為言言之成文而有音韻者謂之詩是性之動為

情而見於外者言詩發揚已志出於自然也古之天子巡狩采詩以觀民風蓋擇其善者被之弦歌頌之邦國如周之二南則用之鄉人邦國雅則用之邦國朝廷頌則用之宗廟今集注乃言有邪有正金先生謂此據毛氏詩言之也變風變雅邪者多矣但學者既知義理則凡見善卽取爲法見惡卽取爲戒固不必較其邪正也此三人行必有師擇善者從不善者改之意如春秋善惡皆書而自可爲法戒也

抑揚反復正言吟咏抑揚是吟咏之聲反復言吟咏
之不已學者於書固須口誦心維況詩有音節可
以吟哦咏歎則感於其心尤速而切故能有所興
起也

恭見於貌敬主於心辭者不受於人遜者讓己所有

恭敬律於已辭遜接於人行禮以四者闕六字則禮

之事也闕三字其大綱文章是其闕七字皆以上四者

行之也

肌膚本有會筋骸本有束但不知禮則無以固之而

懈惰散漫遂至手足無所加能以恭敬而行節文則動容周旋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卓然者自立之貌既守乎禮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莫不中禮不爲其

闕三字

奪其心志矣

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語錄曰謂如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以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蓋五聲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於宮律始於黃鍾宮卽黃鍾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相生

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爲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爲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爲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爲六十四而五聲備矣黃鍾之宮九十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鍾爲宮至南呂爲羽五節是從宮商角徵羽順數其實乃黃鍾生林鍾太

簇南呂姑洗依前五聲次序生去也第二無射爲
宮至林鍾爲羽亦然所謂更唱是十二律皆可爲
宮所謂迭和十二律皆可爲徵商羽角相繼和去
養人性情言養於平日以爲應事之本也邪穢者物
欲之染渣滓者氣質之偏興詩立禮則消物欲而
變氣質矣有未能淨盡者又因樂以蕩滌消融之
而全入於中和也

義精是明善至於極精仁熟是行仁不假勉力和順
道德如云不違仁也

民可使章

民者庶民百姓也或問曰聖人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況庶民乎

好勇章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而致亂蓋教君子當知時審勢也不仁者固所當惡大學所謂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謂甚矣理之正也蓋時可爲而勢足以制之何憂其生亂若處非其時而勢不能誅討徒疾

惡之則鮮有不致亂者漢之宦者是已君子非不
惡之不得時與勢禍徧及於君子之身而國併以
亡唐之末路亦類是也聖人之言其旨遠哉
之才之美章

驕吝只就才上見是以其才美而驕吝者其餘亦指
才言此章才字重是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注於
圈外取程子德字補之

集注智能技藝智其所知者能其所能爲者技藝又
是能中小節目用此四字方包括得才字義盡

程子開說驕吝朱子合說驕吝氣盈歉不同時遇一

事氣盈則驕遇一事氣歉則吝其才於此事有所

長則矜衒誇張以氣陵人其才於此事有不足則

掩闕靳嗇不欲示短於人此是一等人若吝本根

而驕枝葉則所以吝者乃為驕人之地驕是發見

在外者吝闕三在中者吝是智底意思多驕是能

的意思多若闕七則人將皆知而能之我無可以

驕人矣惟其闕七我測常足以陵躐於人矣此又

是一等人程闕七合二說言盡驕吝氣象

闕七則不吝圈外勢常相因及未有驕而不吝吝而

字闕九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是驕起於吝

篤信章

闕十此方能好學信之不篤則不能好善道

者持守不堅固畏死避害則不闕三十不知義理

之極致亦徒信而已能闕七若不善於道則有不

當死而死當用權而不闕六義亦徒死而已

篤信須是能守死不守死則所信者未篤好學須是

善於道不足以善道則所好者未正

惟其信之篤則能守之至死不變惟其好學見理明則能處事善於道故朱子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大意篤信然後能好學守死然後能善道篤信又不可不好學守死又不可不善道篤信須是守死好學須是善道惟篤信而好學故能守死而善道篤信好學就知上說守死善道就行上說

不在位章

凡侵官越局皆所當戒然居上位而侵細務亦是也

居下位而謀大事亦是也如所謂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皆是也

師摯章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旣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昭此語則亂字自有二義篇義旣成撮大要爲亂是以辭言也曲終

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閔馬父所謂自古在昔四語正那詩之終蓋變章亂節之亂也正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者也然則關雎所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者正其類也關雎之亂蓋只指此四句不必求他說

狂不直章

狂謂心志高遠而事爲不精詳侗謂無知以理言恠恠謂無能以事言常人之情有狂侗恠恠之病必有直原信之德人志高遠而不計較小節則爲事

必質直而不迂曲無知者則不敢妄爲故愿無能者則不敢輕出語故信若有是病而無是德雖聖人亦不教也

學如不及章

爲學者晝夜勤力不息其心如追一物惟恐不及旣用功如此尙恐失之蓋人生有期白日不再旣生爲人全不見得些小道理便死了只是枉了一世所以古人爲學不分毫放過

舜禹章

聖人治天下只順天地生物之理以養育萬民民之
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惟知參天地贊化育盡其
誠而已不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爲事一如與己
不相關一般

大哉堯章

上巍巍乎贊天高大下巍巍乎贊堯德高大則是準
則之則謂堯之德與天一般所以廣遠而民不可
形容無能名是不可形容也人所可見者惟見其
成功之文章爾然此乃粗迹其妙用入神處皆不

可見唯聖人知之而亦不可形容故其言止於此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句也字起下
句孔子只是言堯之成功可見者唯有禮樂法度
耳圈外卻是成功與文章對說

舜臣五人章

此章語脈須仔細體認舜有臣五人懸說起一句在
上而孔子是就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主意說言
古言人才難得果是如此武王興周時人才之多
惟有唐虞交會之間比於此時爲盛爾夏商之代

人才皆不能及然周初雖曰人才多十人之中又
有一婦人止有九人而已是才之果難得也唐虞
之際人才極多不止五人二典中可見所以可說
盛於周初獨言此五人者蓋五人功德尤彰著也
周自成王之後人才亦衰

夫子但言周之德不可獨以文王爲說武王卽位十
三年才伐紂於未伐之先則亦事殷至紂惡極武
王不忍見民墜塗炭乃爲天下去暴爾

三分有二周都在雍州梁在雍正南豫居雍東南徐

居豫東荆居豫南揚居徐南故六州皆歸周了紂
 都冀州兗居冀東青居冀東南故三州尙屬紂此
 亦是大約如此



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王畿千里謂上中下方千里

爲王者所居卽甸服四面各相去五百里爲侯服
又五百里爲綏服又五百里爲要服又五百里爲
荒服一面二千里與甸服共方方五千里是天下
大約道里如此其服地內所封諸侯朝貢皆各有
時所謂以服事所居在何服內依服內合當朝貢
之數事天子也

禹章

致孝鬼神是祭宗廟盡其誠致美黻冕是待諸侯盡
其禮盡力溝洫是養民盡其愛

子罕第九

子罕章

利凡利益利便財利皆是君子見義則爲不暇計較
利己有殺身以成仁者若言利安能及此天之賦
與人者謂之命有以理言者仁義禮智之性是也
有以氣言者智愚賢不肖富貴壽夭之數是也理
精微難見不可以一言舉知氣者非君子所尙蓋
事當見義而行若委之命則廢人事而爲學變化
之功亦無用矣孔門問仁皆是問行仁之方而夫

子答之皆是進修之目未嘗以仁之全體切切言之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麻冕章

冕冠纓各冕之名有五衮鷩毳希元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就五冕之中共有九等其一則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爲八等與十二旒者共九等天子用十二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其上兼下者於祭祀時各視祀之大小而服冕之高下

天子自衮冕以下上公亦自衮冕以下諸侯伯鷩
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只是冕上旒數不同天子
自十二旒五等皆十二王公侯以下只依旒數綴
玉如九旒九玉八旒八玉其九七五共三等則君
服之八六四三二共五等則天子諸侯之臣隨命
數服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
以緇布爲之麻冕禮也集注云布冠亦總名也鷩
必滅反毳昌銳反希陟里反

漢食貨志周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三十升布升八

十縷則二尺二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百九
縷程子謂周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所謂今尺者
卽營造尺也如此則營造尺之一寸爲縷幾二百
是一寸爲今百眼筮其細密難成可見

儀禮燕禮君燕臣之禮也公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
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
公答再拜立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賓易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注疏凡臣於君雖爲賓與君相酬受爵不

敢拜於堂上皆拜於堂下若君辭之聞命卽升若
堂下拜訖君辭之卽升復再拜所以然者以堂下
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以成之
若堂下未拜之間聞命則升升乃再拜則不言升
成拜又覲禮諸侯覲天子之禮也侯氏坐取圭升
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
延之升升成拜又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
升成拜乃賜車服侯氏降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
升成拜今禮中言升成拜者非一以此推之則他

從可知已然行禮又各有節亦多有臣拜於下不
辭升者蓋各有宜也公辭有命臣辭之者有君親
辭之者亦各有當此章孔子之言又似臣凡拜皆
當拜下而升成拜如覲禮賜車服之儀拜下不言
辭而自升成拜

程子是推凡處事說

子絕四章

集注四者相因循環不窮是合來闕十看者易見分

看者難明大凡我固闕三亦有不自主聖人闕成

此病者如聖人之心與天地同流無闕自不在闕

如無適無莫仕止久速是無固如佛胖弗擾之召
欲往而復不往墮二都未能墮成則止緣聖人不
久去魯若不去魯必別有闕變是無必

所謂子絕四只是說聖人私意期必固滯物我四者
無一件聖人如何相連而生直至我若說道聖人
無私意便無下三件則記者不須立這四件條目
張子之言恐是正意朱子是專爲學者說

開看合看各有意義然而總只是私意合看固因私

意牽引來開看則各有私意所成必亦私意也固亦私意也我亦私意也

太宰問章

聖德也多能才也太宰以夫子多能爲聖子貢則分別德與才以告之夫子之言止接多能之意故曰大宰知我下文言君子不貴多能以曉之語錄大宰以多能爲聖子貢謂多能爲聖人餘事孔子以聖不在多能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

鄙夫問章

集注始終本末上下精粗分四節看不必就一事

闕

四者始終是前後兩端如夫子言興詩立禮成樂
及學而時習章可與共學章之類本末是綱目及
內外兩端如吾道一以貫之人而不仁如禮樂何
答林放問禮之本之類上下是高下遠近兩端如
答子張言忠信行篤敬答子路修己以敬及道千
乘之國之類精粗是深淺兩端如答子貢問仁既
告以仁之體又告以求仁之方及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之類蓋答鄙夫之問亦若是也

語上遺下但言高深遠大而不及淺近者語理遺物

但言其體而不及其用

喟然章

仰鑽瞻忽篤信力求未有得之之方博文約禮而見

所立卓爾學之有序而能造其域具體而微者也

從之末由待時而化也

此章通釋攷證二書言之詳盡須細看

集注恍惚不可為象聖人之道如水中月如盤中珠

雖分明見得只是難捉摸定體

無窮盡指高堅無方體指前後
道雖高妙高指高堅妙指瞻忽
致知格物先言致知就心上說格物是此心去格故
先言其本

約禮只是復禮工夫若己不克則禮不可復故併言
克己

先難之故說仰鑽瞻忽後得說所立卓爾由字說博
文約禮

不怠所從是補顏子言前之意蓋顏子雖曰從之未

由非是自畫之辭是言當時所至爾所謂待時而化也日月用功將自化矣

門人爲臣章

魯哀十五年冬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夏孔子卒於魯則此疾病非將夢奠時也或問謂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

行詐只是不誠意思當輕看子路忠信剛決但知上稍欠此舉是實敬愛其師便決於行不知其失然凡事稍有違理便是不誠此是過不是故意用詐

之罪夫子言久矣哉由之行詐是責其平昔任意
便行致失理也

美玉章

治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於此義不相當

樂正章

朱子詩集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
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
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
爲之更定使復其本

出事公卿章

金先生引語錄三說中一說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
此說爲正蓋此章之言甚近又非七篇默而識之
章比若聖人亦謙言恐是太過必有人稱頌聖人
道德因言我但能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各盡其禮
於喪事不敢不勉力以盡其至不飲酒而爲其所
困如此而已此外何有於我蓋於人之所言姑以
此數者答之觀兩則字與不敢字可見非未及者

川上章

舍去聲止息也見楚詞辨證集注未及改

先看川字爲主著實方見得下文意思此不獨是記
夫子所言之地也逝字固指川流者字兼包萬物
如斯字指流而不息夫字指與學者之辭謂萬物
與道爲體者如此流動未嘗止息於川可見然此
只說得往者分明未見來者意故又曰不舍晝夜
然後義理沛然

如字非如似之如不是以川流比道是正言道之流
行也如斯正指流而不息

此章固是言道體聖人亦不懸空說正是教人體道不可須臾間闕

集注三道體字第一就大原頭全體說來所以謂之道體之本然此道體是無形之體是就此章頂上說其次然後言易見者莫如川流此下方就川上說第二此道體也此字卽指川流而言云是道之形體也道本無形因物而見其體下遂歷敘五端云皆是與道爲形體者此第三箇說尤重大抵三道體上則輕清而所包者大下則漸著實而人可

共見人而欲體道則全在謹獨工夫能謹獨又在於自強爾

一道體就氣化流行處說是說所以生物者未說到物上二道體是就物上指形而上者而言三道體指物而言

本注道體是道爲物之體段程子道體是物爲道之體質

好德章

德者人心本得於天惟知好之然後能進修以成已

德但人真好之者少而好好色乃人之實心若心實好德如好色然則實好德矣此與大學比喻一般意只是勉人須實好德

集注圈外引史記語以證夫子發此言之由但如此說則好德有好有德之人之意

不惰章

集注心解字補不惰之前顏子聞夫子之言其心卽融釋脫落略無凝滯旣心解卽勉力行之造次顛沛又是力行中節目下言如物得時雨發榮滋長

一何有於情言自然不能已非勉而不能情此是形
容顏子不情非眾人不情者比但學者讀此章則
當自勉勵勿懈慢可也蓋聖人雖贊顏子之進亦
所以勵學者之情

吾見其進章

何文定云惜顏子者惜其已進於所立卓爾之地未
見其止者惜其不造於聖人之極也

後生可畏章

前兩語期之後兩語戒之期之者勉其進也戒之者

警其情也

年富者未來之日尙多也人以百年爲期今當少壯則未來之日尙富也

法語章

集注語之未達拒之不受是向上面說未達是法語
一 巽言皆不能曉不受是雖曉而不從說其或喻焉
一 是能從說者

三軍章

奪帥如漢王馳入韓信壁卽臥內奪其印符以易置

諸將公子無忌椎殺晉鄙奪其軍之類

匹夫猶言一夫謂一小人而有志者正與三軍多寡相對言三軍之氣在外匹夫之志在心人若心志堅定向道不惑孰能移之哉可奪則非志矣

衣敝章

衣敝緼袍而不恥此是舉一端以見子路之心不爲貧富動非謂子路之德專見於此也其由也與辭氣可見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亦是舉凡而言大抵飾於身者往往以不及人

爲恥此止言敝衣故知只是舉一隅說如士志於道章有自厭其貧之意此章是貧富相對言外物來鑠於我人則易動其心而乃不恥子路所以爲賢也此見子路心正氣全達命安分樂己之貧而不知人之富略不以此事芥蒂於心唯見道義之安耳可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章對看此是不慕人之富彼是不輕人之貧此是不屈於物彼是樂與物共合而觀之可見子路氣象之全

一臧字似有不同不伎不求安得不善上臧字就不

伎不求中說唯不伎不求何足爲善下臧字就不
伎不求外說

禮記緼爲袍注緼謂纊及舊絮纊新綿也蓋以舊絮
而加新綿爲之臬著臬牡麻也以臬搥細以當綿
貧者之服著釋緼字或作緒以綿裝衣也此謂以
臬麻裝衣也此緼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
絮著在袍中也

衣之賤衣之貴言其直爾非人之貴賤也

進於道謂漸造深遠進字就道中說非自此進於彼

之謂

歲寒章

木至寒而不彫者亦多聖人取松柏者蓋松柏之受命也獨一斬斷更不萌蘖如君子有剛斷者然

松柏不彫於冬而換葉於春其枝未嘗見枯槁之態故聖人不言不彫但言後彫聖人言語雖小節自周備無滲漏如此

知者不惑章

三者字指人此章以三達德循序而言蓋就一人身

上說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章開說者意不同

共學章

學是學問思辨之事知人皆可學而不可不學又知

學以爲己然後可與之共學適道者篤行之事也

格物之多心知旣明善惡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

與同由於道之中矣行之日熟執志愈堅擇善則

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立道在日用之間適道

猶就每事言之立則行之全德之成矣立字如建

字謂守聖人所制之法循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

立然猶能應事之常爾或事變之來前無定制固當隨時處中如稱之稱物必以錘移前卻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焉

有志之士則可與共學能明義理者則可與適道信道篤守不變者可與立立則守經者也至於義精仁熟則可與權而能處變矣

集注知所以求之知格物致知之方也知所往知至善之所在而志於必至之也篤志固執而不變行

成而守之固也

權是稱錘凡稱物須以權於稱上推移前卻以取平
今以權字當義理度而行之至中而止程子謂權
卽經朱子謂權經有辨勉齋謂有朱子之說則經
權之義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正蓋經是常
也權字有變意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事
之常者只依見成禮法一定行將去至有非常之
事來須用自以禮義度而行之亦欲合於常道蓋
自上古聖人代興制爲典禮雖備然亦豈能盡該

天下之事變哉因此度彼皆欲合於義而已且如
父子相繼而有天下常也至堯舜則皆以子不肖
而禪讓其義則在於得人而安天下君令臣共常
也桀紂至暴而湯武至仁則起而伐之其義在於
去惡而救民伊尹事太甲而放之其義在於全湯
託孤之命兄弟友愛常也而周公誅管蔡其義在
於正國家嫂叔不通問常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不
通問者避嫌也見他人孺子人井且有惻隱之心
見兄之妻將死則避小嫌而不顧所失大矣義理

是活潑潑地物不在此一邊便是那一邊若兩下皆是義則稱量其重者爲之便是權但權須是用得義理極明了方可行若未明理專認箇權字件件要去權則有背義妄作其罪不可勝言矣

經者聖人所制禮法常久當行者君子用之以應常事者也權者聖人之大用前聖所未立法適逢事變而處之旣當則其法卽可常行所謂權卽經也且如五帝以來父子相繼常也堯則因子之不肖而讓有聖人在下故易爲禪讓此權也至舜之讓

禹則用堯之權爲經矣天子在位諸侯臣服常也
桀有極惡而湯至仁故易爲征伐此權也至武之
伐紂則用湯之權爲經矣至於小事莫不皆然經
與權皆聖人所制以君子言之則但可循聖人已
立之經不能用聖人未制之權

唐棣章

聖人未嘗言易亦未嘗言難但曰未之思蓋不思則
難思之則易難易在思不思耳

鄉黨第十

鄉黨節

前注容貌指恂恂詞氣指似不能言總結言指似不能言與便便言貌指恂恂與謹

使擯節

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介九人擯五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介七人擯四人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介五人擯三人賓主之間五十步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謂如公之卿則七介侯伯卿五介子男卿三介則擯一如之其大夫又下於卿

二等論語疏謂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闌西去
門九十步下車北嚮立九介立在君之北邈迤西
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闌東南西嚮立擯在主
人之南邈迤東南立並西嚮末擯與末介相對中
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竟主君問賓來之意主
人傳言於上擯歷次擯至末擯末擯傳末介歷次
介上介至於賓賓答來意則自上介漸歷次末介
及末擯至上擯告於主人既畢然後迎賓至門侯
伯以下禮皆如此若使者來聘則主君至大門內

不出限南面而立上擯出闕外闈東南西嚮亦如
上陳列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
竟則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
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上擯揖請事
入告君乃相與入也凡門外之列擯介皆在主賓
之前及入門則擯介皆隨主賓之後

疏聘禮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
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君反
路寢

集注躐盤辟貌辟音闢謂是盤旋開闢聞君命敬之
若無所措其身然

命數謂圭璧之度冕服之章建常之旂樊纓之就貳
車之乘介擯之具禮牢之數朝位之步饗獻之禮
皆隨其命多少之數

入公門節

周禮應門二徹參箇應門者朝門也徹者轍也二轍
之內八尺參箇二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尺也諸
侯之禮有降殺門或狹於此然聘禮記侯國之禮

而疏引二徹參箇爲證則門之制或同歟

門有二扉門中豎一短木謂之闌又各楹兩旁有長木謂之棖又名楔楔卽今所謂門康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闌東棖西右扉之中在闌西棖東此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爲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君入門者兩君相見也客

君人於右扉棖闌之中其上介卿也次介大夫也
末介士也三介鴈行斜列於君之後右前左後而
進卿介則在東而拂闌之西大夫介則正當君之
後士介則拂西棖賓入不中門者謂他國來聘之
使者不敢當客君之位故稍東近闌而入公事自
闌西私事自闌東皆使者之事公事聘享也奉君
命而行則用賓禮拂闌西而入私事私覲也已之
禮非君之命則從主國臣之禮拂闌東而入也大
射禮燕禮皆曰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曰大夫士

出入君門由闈右此右謂自外視之也故燕禮注
凡人門而右由闈東左則由闈西疏謂由闈東皆
是臣朝君之法由闈西者是聘入賓門之法此經
所謂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
臣之出入不敢由此必旁闈東則亦不敢當此而
立

行不履闕一者爲行乍高乍低爲失容一者爲履穢
門闕而不淨

集注宁立之處諸侯門內有屏大朝會卿大夫立門

外君立於門內屏外以待之謂之宁

攝摳也摳即闕也齊衣下縫古者上衣下裳其實所

攝乃裳下縫也階一尺為一級故上堂摳衣必去

地尺

執圭節

天子封諸侯必以圭璧命之辨其等數為國之瑞信

凡諸侯朝王執之以合信使使者聘問他國則亦

執之以表信

享禮享獻也此是聘禮第二次見其君也既聘用圭

璧有庭實此圭璧又非前瑞信蓋凡瑞玉則還之
享禮則納之而不還者庭實者以物實於庭中也
唯國所有周禮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
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
侯之好故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籩豆
之薦束帛加璧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其餘無常貨
各以其國之所有足以見庭實無一定之物小行
人注曰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
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

謂公圭九寸則璧亦九寸
侯伯圭七寸則璧亦七寸

皆有庭實以馬若皮二王後享玉則用圭璋琥謂
大各如其瑞此諸侯享天子之禮其諸侯自相享
則各降一等謂二王後則用璧琮二王後上公也
而子男則用琥璜侯伯雖用璧琮而諸侯相享之
玉又各降一寸謂上公則八寸侯伯則六寸子男
則四寸其庭實則隨所用玉及國之所有

上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
寸男蒲璧五寸圭博三寸厚半寸其首左右剡各
寸半璧圓徑五寸中孔一寸厚半寸

聘禮賓覲奉束錦總乘馬

紺緞節

古注孔氏曰一入曰緞飾者為領袖緣也紺者齊服
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緞者三年練以緞飾衣
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集注取此以為說疏曰

緞闕二字案今疏云緞淺絳色

火京金赤白為珠

金京木白青為珠

金 白 碧

土 黃 駢

土 黃 駢

水 黑 紫

火克金赤白為紅

金克木白青為碧

木克土青黃為綠

土克水黃黑為駢

水克火黑赤為紫

木 青 碧

火 赤 紅

疏凡祭服先著明衣次加中衣中衣之上冬則加袍
繭夏則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
一次加中衣冬則加裘裘則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
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朝服愚按疏言朝祭之服
如下文三裘之類人莫不皆然當暑衫絺綌必表
而出之則常居之服亦必表而出之蓋唯夫子獨
然也

古之服葛絺以爲衣綌以爲裳亦貴賤之等也
夫以皮爲衣冬服也凡服內有袍禪之屬然後加裘

又以衣裳之謂之禘此所謂衣禘衣也禘之色必與裘之色類禘上加襲襲則朝祭之服也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素衣麕裘君王視朔之服黃衣狐裘息民之祭之服然此是眾人之通禮何獨孔子服之今獨稱君子或恐是當時亦有非朝祭而自有此服孔子則亦必以同色之衣禘之言非行禮而必謹禮文否則君子是泛言於禮當如此而非指孔子也禘直格反

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琚瑀璜璜衝牙玉藻

曰古之君子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
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
世子佩瑜玉士佩璆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若
事佩如內則所謂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
玦捍管遶大觶木燧是也紛悅拭物之巾刀礪小
刀及礪石小觶解小結大觶解大結貌如錐以象
骨爲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所以鑽火玦發弦者
也捍拾也管筆彊遶刀鞞也玉藻又曰孔子佩象
環五寸璫而克反攻武巾反觶許規反遶時世反

古之弔服有錫衰總衰疑衰錫者治其布使滑易也
十五升去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十五升
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疑之言擬也擬
於吉也吉服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疑
衰蓋布縷皆有事也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
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注疏謂諸侯及卿
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士以總衰爲喪服其弔服
則疑衰也又曰凡弁經服其衰侈袂謂弔服皆著
弁經也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侈大也凡

袂皆二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焉則其大三尺三寸也又儀禮喪服記曰朋友麻謂服疑衰而加麻經也庶人之弔服則素委貌白布深衣聖人之弔服則用錫衰疑衰與

詩君子偕老言蒙彼縹絺謂以展衣蒙於縹絺之上展衣者禮服也既服禮服則絺衣之內必有中衣明矣故集注取此以證絺在中衣之外是中衣表絺其義不在蒙字詩疏謂縹絺絺之尤細靡者

裳積裳是衣禡積疊也謂之禡成疊卽今日所謂襜

也褻必益反禡之涉反禡賈限反

食不厭精節

割不正不食集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引陸續母切

肉必方為證竊恐方正自居意闕經文正字則該

之古者燕饗有大臠曰馘又有切肉則闕者必

方可也其餘牲體闕骨闕及腸胃肺心割闕各

言闕所謂不正則不合乎度者兼此二者恐盡

正字意

古人食闕有醬之相宜者合食之周禮王者之醬

百有二十甕其

闕三字

多如此如內則魚鱠芥醬麩

腥醢醬之類以魚腥爲膾則合芥醬以食麩腥謂
麩之生肉蓋亦膾之類則合麩醢及醬以食又有
所謂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皆實蓼此則
烹調之節也濡者烹之以汁和也凡言醢醬皆是
醢及醬二物卵醬則用魚子作醬也若此三者自
是亨飪條不備則是失飪而亦不食之矣濡音而
卵音昆亨音烹

古注齊棄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此說頗長忽突

出薑一條而曰不撤則是尋常有薑矣古注雖自
此上皆作齊戒意說固未穩然此句安知不是齊
一類錯簡在此

飲食或勸酬故有言但未答述寢則無可言者

鄉人飲酒節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
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注曰卻凶惡也禮
記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謂此
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蓋此月內日

行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其氣佚則厲鬼隨而
出此難唯天子諸侯得爲之又仲秋天子乃難以
達秋氣注謂此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
及人蓋此建酉之月而日至壽星之次又與大梁
合故亦動大陵積尸此難唯天子得爲之又季冬
命有司大難旁磔注謂難陰氣也此月內日行歷
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厲鬼將隨強冷出害人謂
之大則下及民庶皆得難也

廡焚節

廄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乘爲皂三
皂爲繫六繫爲廄一廄二百一十六馬廄卽閑也
牧馬之人謂之圉而馬有良駑良馬則匹一人駑
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阜有趣馬繫有馭
夫廄有僕夫駑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
馬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駑三良
馬之數諸侯六閑二良三駑駑則一當其一此章
爲邦國之廄良馬三閑六百四十八馬掌牧者八
百八十五人駑馬三閑亦六百四十八馬掌牧者

三百七十八人總一千二百六十三人故廩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然周禮之制云爾未知果如何如大夫四閑一良三駑則八百六十四馬掌牧者六百七十三人且大國之卿四大夫祿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而已祭祀服御賓客皆出於此固不能全以養人今牧者乃有六百八十三人而又欲畜八百六十四馬則何以給之陳文子有馬十乘已謂其富而大夫當有馬如此多何邪皆不可曉觀此則國中亦未必

有許多馬

雜記曰廋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然則乃孔子之
私廋故於退朝而後問

君賜食節

集注引周禮四句王日一舉殺牲盛饌曰舉鼎十二
備太牢此舉謂朝食也膳夫授祭者膳夫掌王之
食飲膳羞禮飲食必先以少許置之地以祭始造
飲食之人王食則膳夫以當祭之品授之於王而
王親祭之品嘗食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

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饗王將食膳夫每品嘗之然所嘗只嘗火熟者謂其烹之於鼎者也所以嘗者恐失生熟之節也注中引此四句以證先飯之意非正解此章蓋指天子之禮而孔子則侍諸侯之食也

凡祭坐中尊者祭之餘則否賓主敵體則主祭賓之長者一人祭今侍食於君不敢當客禮故君祭則先飯

寢不尸節

古者車皆立乘馬驟車馳難於立故於車上立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俯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較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

蓋前天子之制而凡千服者請對之食也
 論世於中取此四句以節夫難之意共五句此節
 錄香隨其意之效與香也祖以善香怒夫土際之
 食三十整王洪食親夫與品嘗之然也嘗只嘗火
 於始取六書表以百餘二十品念以八